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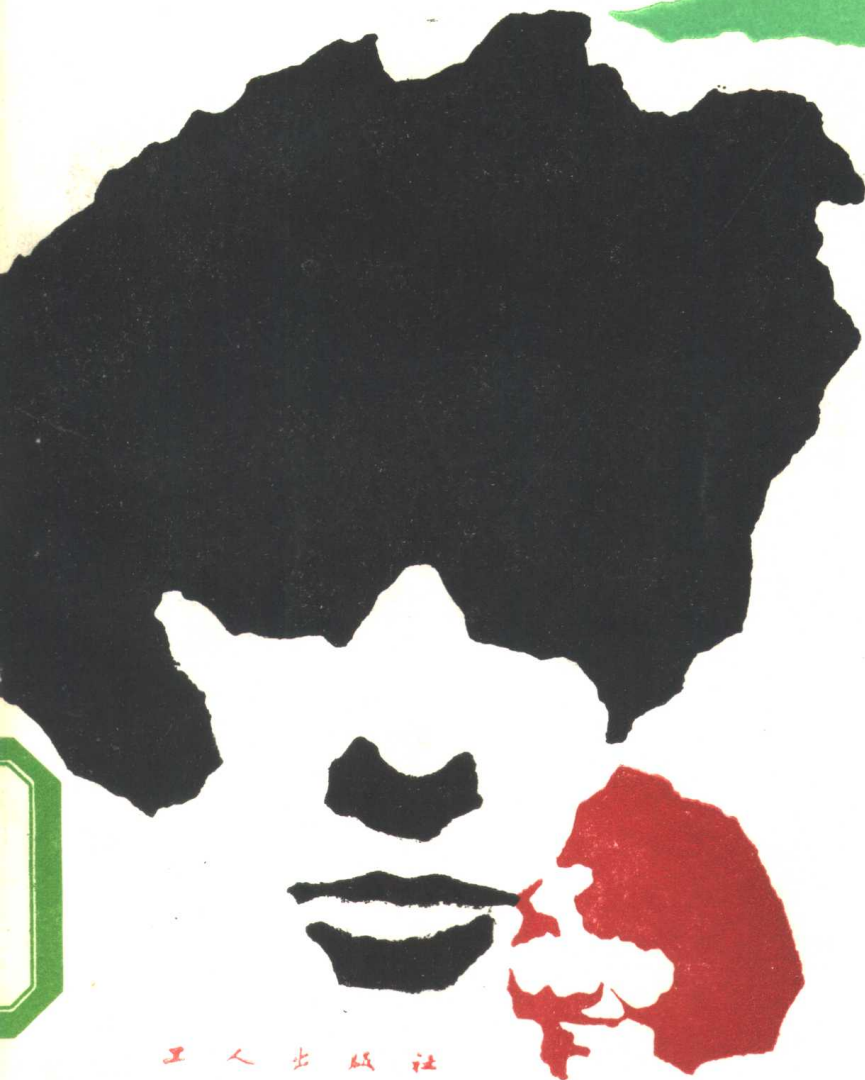
东

山

玫

瑰

红



工人出版社



2 033 5103 2

东山玫瑰红

大煤炭系统
优秀散文·报告文学
获奖作品选

1985·北京

工人出版社

东 山 玫 瑰 红

中国煤矿文学研究会编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承 德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9.125 字数：192千

1985年8月第1版

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07.132 定价：1.70元

表现工人阶级

最可宝贵的东西(代序)

高扬文

感谢你送给我《开拓者》。我因为眼睛不好，已经改变了晚上躺在床上欣赏文艺作品的老习惯。但是你写的是煤矿，而且是霍林河露天矿，我不能不看。我真的一字一句把它看完了，而且还介绍给我的老伴看。她正害病，但她也看完了，对我说：“写得真好，真象（她接触过煤矿干部和工人）。我也想到霍林河大草原，接受点草原上的风、雪、阳光、草香的赐予，握一握开拓新生活英雄们的手”。她的前两句话，可以代表我的意见，后两句话，我已走在她的前面做过了。

说实在的，当我刚看到你给我的信时，曾有点怀疑。一个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地方、常年和鲜花作伴的作家，能理解生活在冰天雪地，天天和狂风搏斗的人吗？看了不到一半，我就感到怀疑是不对的。

我到过霍林河两次，在那大草原上东奔西跑，在矿区里爬上爬下，在地窰子群中串南串北，我自认了解了霍林河。但看了《开拓者》，我发现真正了解霍林河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因为我了解的都是些物质的东西，例如剥离了多少土方，多少台汽车是完好的，多少台是坏的，盖了多少房子，

还要盖多少，花了多少钱，浪费了多少，等等。我也了解人，你写的那些人物，我认识的有一半，老黎头、董连庆、马宅礼、景春浦……我不止一次见过他们，和他们一起讨论工作，我表扬过他们，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过他们。但我多是就事论事，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工作中的缺点，你写的他们的美的那一点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了解得不够。再深一步，他们内心里想些什么，我更了解不够。因此，我对霍林河的了解，主要是些浮在表面上的现象。

你是个作家，灵魂工程师，比我高明得多，你并没有去数汽车、数电铲、数土方，更没有数人民币。你深入他们心灵，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，揭示了他们的本质。中国工人阶级、中国共产党员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，表现的最可贵的东西，你抓住了。你说明白了为什么在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他们站住了，而且战胜了。难道是因为有了那大马力的设备，他们才创造了奇迹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。最主要的是他们胸怀里装着伟大的祖国，灿烂的社会主义明天。他们最了解自己每前进一步，祖国四化大业就有一分保证。正因为他们有一股狂风吹不动的献身精神，才克服了有些人认为克服不了的困难，驾驭着那些钢铁大力士，做到了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（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些好心的同志，曾不断提出警告：在那每年八级以上大风要刮大半年的地方，是干不成露天煤矿的）。你的眼光，你的笔，看准了这一点，把它揭示了出来。你的心声，你的感情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共鸣、共融，把他们和一些庸人不同的一面显现出来。你成功了，你感动了我这个老头子，也感动了我的老伴。我已经把《开拓者》介绍给部里一些领导同

志，希望他们也读一读。

你写的是开拓者的心灵，看完你的大作后，我认为你也是一个开拓者，你是开拓开拓者心灵的开拓者。我们多么需要你这样的开拓者啊！煤炭工人，在旧社会被叫做“窑花子”、“煤黑子”，很少有人去写他们。在新中国，“窑花子”没有人叫了，但“煤黑子”依然存在人们的心目中。他们确实是黑，满脸煤碴，满手油污，怎能不黑？黑是他们的本色，如果不黑了，他们就不成其为煤矿工人了。但他们心不黑，他们有一颗火热的红心。他们的眼睛不黑，你看到过吗，在一副副黑脸上，一双双明亮的大眼睛，瞧向远方。当他们（也包括她们）洗了一个热水澡后，马上就变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或一朵鲜花。我们多么需要作家、美术家，或别的什么家，写写画画这些表面上又脏又黑的人的红心，使社会了解他们，使他们自己也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使象我这样只知道要煤要煤的人，也受点教育，清醒清醒。

我不懂文艺创作的规律，我只知道读完一篇作品后，凡是能真正感动人，催人向上，为着伟大目标奋勇前进的作品，是好作品；那些散发浓厚的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的芬芳气味的作品，是好作品。那些揭露社会上某些阴暗面，敲打某些人心灵上污点的作品，只要揭露深刻，发人深思，召唤人们鄙视它、警惕它、并下决心改正它的作品，也是好作品。人无完人，谁能没有缺点，就是你笔下的那些人物，同样也有不足之处，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。你接触了这一点，但我认为你写得还不够，如果能在这方面多抹上几个画面，也许感人的力量更大些。当然也有一些作品，读了之后有的不知所云，有的把幸福观颠

倒了，违背了做人的道德，有的引人胡思乱想，甚至诱人胡作非为，这样的作品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对文艺是门外汉，说的是外行话，愚者千语，也许不会说的都是错话。

最后，我要衷心感谢你，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你，你为我们煤黑子立了传，我代表几百万煤黑子感谢你，作为煤黑子的“头头”，我想我有资格代表他们。

祝你在文学果园中，捧出又大又甜的鲜果来。

（本文是作者看过作家那家伦同志的报告文学《开拓者》之后，写给他的复信。）

目 录

序.....	高扬文
--------	-----

报 告 文 学

降服孽龙的人.....	尹虎城(1)
强音.....	李山亭(16)
生命的时针.....	毕振东 司家成(37)
矿山恋情.....	郝关福 明 祥(66)
一枝花.....	田 雁(78)
一辆残人车.....	于 萍(90)
恋情.....	杨煜莲(102)
奋进曲.....	杨惊彦 赵云鹏(113)
心灵之光.....	杜珍考(128)
红娘之歌.....	林礼明(142)
太阳石.....	谭 楷(160)
开拓者.....	那家伦(181)
矿山春情.....	韩 冰(224)

散 文

- 崩云泻玉煤海情.....王葆华(229)
- 水.....李明文(233)
- 遥远的小镇.....赤 叶(237)
- 三枝子, 请再唱支矿山的歌.....程 璐(241)
- 启明星.....崔沛文(245)
- 乌金钻石.....谷来春(249)
- 矿山的小草.....于国基 郑佑明(253)
- 放芦叶船儿.....黄志和(256)
- 心尖上的书架.....王崇鼎(260)
- 东山玫瑰红.....田圣德(265)
- 火.....张庆和(274)
- 矿山初雪.....刘俊华(276)
- 海石花.....阿 薇(279)
- 美的召唤(跋).....成善一(283)

降服孽龙的人（报告文学）

乌鲁木齐矿务局 尹虎城

一、孽 龙

妻子已经沉沉入睡，他再也憋不住了，悄悄披上棉袄，轻轻掩上房门，向旷野走过。脚下的积雪发出“嘎吱，嘎吱”的响声。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，仍在天山脚下肆虐，工业广场上空的灯光发出惨白的光芒。来到伟岸的煤仓下，他怔住了！滞销的煤炭越积越多，整整三天没有一列火车来拉运，甚至不久前，还要排队运煤的卡车，忽然间也失去踪影。要是……要是煤仓和煤场被存煤拥塞，井下的采煤系统就得被迫停顿！冷汗，一星星冷汗像雪粉筛向全身。

唉！水！该死的水！他走近煤仓把目光聚集在刚刚从井底车场提升上来的煤上。天呀！他皱起了眉头：这是煤吗？全是拖泥带水的煤泥。“难道咱煤矿给国家贡献的就是这个？”强烈的愧疚震撼着他……

“喂！你是一号立井吗？”偏偏今早他在煤销科接到对方几个电话。“第一季度你矿发来的十万吨煤，含水率高达12.40%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你方承担”……

“喂！我是铁路局。你矿商品煤水份超限太多了，我们郑重申明：从即日起停止供货合同。”……

“喂！我是机械厂。昨夜你矿发来的一列车煤炭，全冻

在车皮里，无法卸车，请立刻派人带雷管炸药来……”

“喂！我是电厂。你矿高水份的煤炭，在炉膛里抛撒不开，火力不旺，凝固结块，几次烧坏了炉膛，我们提出严重抗议！”……

一个个谴责、抗议、怨愤的电话从四面八方跳进地质工程师胡国勋的耳朵里，就象井下工作面的联珠炮声，在他的心坎上引起强烈震撼……

“咣当！”井底车场停着的三十多节矿车正在依次翻罐。

“咣当！”煤泥乱溅，浊水横飞，车场的人都成了泥菩萨，煤泥粘在矿车底部，足有半吨多，翻倒不净，容量一减少，矿车的紧缺现象马上突出了。

“喂！这几辆归我了。”一个彪形大汉霸着几辆矿车不放。

“呸！我早就来了。”另一个瘦长脸伸手要夺。

“你不讲理！”

“不讲理的是小四人帮！”

“四只眼睛碰出火光。”

“吵个鸟！咱们全要了！”大胡子班长从背后跳出来，吆喝司机开车。机车立刻隆隆启动。

彪形大汉急了。他大喝一声，横着往铁轨上一躺：“有种的朝这里开吧！老子豁出来了！”吼声在井筒里震荡。这幕争夺矿车的恶作剧使胡国勋庄严沉重的心又受到一击。水呀水！你这井下孽龙，不但搞乱了生产系统，伤害了矿工的团结，玷污了矿山的文明生产，而且败坏了矿山的声誉，危害着矿山的生存！他定定神，收住纷乱的思绪，目光又回到

这水渍渍的煤山，他在这空旷、凛冽、昏暗的煤场上，独自徘徊着，慨叹着：“水呀水！我活了46岁，搞了20年的煤田地质，难道治你不成？”

二、脚 印

“史无前例”的岁月，砸烂“黑五类”、“历史反革命的狗崽仔胡国勋”的狗头的大字报贴了一墙。

一个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的矿井，居然向公社的小煤窑买煤烧，群众吃蔬菜比吃人参还难。这个被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”的工程师偏偏不本分。一天，悄悄爬上了北山坡。

啊！天高地阔，一望无垠！这里土层深厚，地力肥沃。蓬蓬簇簇的蒿草，青葱翠绿，他忘神的高呼：“多么好的一块蔬菜基地！”忽然一个疑问闪上心头：水！水！哪里有水？

他把这一发现和找水垦荒的想法悄悄报告了矿领导。矿领导立刻支持了他。

这事马上被妻子知道了。

妻问：“你吃了豹子胆了？眼下人家宁要资本主义的草，不要社会主义的苗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”

他摸了摸脖子，尴尬地说：“造反，也要吃蔬菜呀！”

“哼！‘黑五类’的帽子拿在人家手里，搞不好破坏生产的罪名你担得起？找水治坡，先把我娘仁治死再走！”妻子赌气地把背朝着他。

胡国勋陪着笑脸：“你呀，刀子嘴，菩萨心，我倘若有半点对不起党的念头，还不得挨你的批！”

妻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！

第二天，胡国勋仍然登上了北山坡。这里：熊熊烈日，滚滚热浪直冲心窝。大地烤得直冒白烟。远处的博格达峰伫立在冰山雪海之中，威严无比！银光璀璨。他立在高坡上，心想地质上的某些权威认定这一带无水已是定论。然而这个定论能否打破唯有靠艰苦的实践来回答。

胡国勋请教了物探队的专家，查阅了大量资料。测绘和调查了七道湾到乌鲁木齐河的全部水井。终于认定：过去在瓦窑沟发现的富水带已经延伸到立井北部来了。这一发现几乎使他大喜若狂。但是严酷的现实警告他，必须审慎地剖析，这个富水带的地貌特点，同时采取物探手段——打钻。经费从哪来？到矿上去申请吗？不！万一试钻无水，这破坏生产的罪名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。

为了找到确切的资料，他继续顶烈日，冒酷暑，步行几十里，调查了几十口水井，发现井边挖掘出来的沙石土，上部14米是深黑色的大砾石，下部14米是红褐色的片片石。其粒度、颜色、厚度都与北山坡的地下构造一致。矿部根据他的推测，立刻在北山下钻打井。果然水找到了！两口井，出水量一天一千立方以上。

三、迂 回

历史毕竟给了胡国勋过于沉重的包袱，凡事他都瞻前顾后，谨小慎微。有人说这是他被生活夹缝挤压的结果。这与其说是他的弱点，毋宁说是他的坚韧所在。这个在大漠深处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中年知识分子，所展现的也许是中国知识分

子另一种典型性格。

水对人民的生命多么迫切：

儿子闹着要水喝，妻子硬是一口不给，因为有限的水只够做饭。

邻居老大爷，双手捧着一碗水，咽下喉咙。他吞噬了水，水也吞噬了他的生命。

对面的老大婶，成天喝这水，渐渐肝藏肿大，缩短了生命。

活泼的青年男子，美丽的妙龄女郎，幼稚的儿童，健壮的职工多么快乐幸福！然而水却在悄悄腐蚀他们的血液、内脏乃至生命。

胡国勋由着儿子把水喝下去，自己也咕嘟咕嘟喝了一大杯。

又苦，又涩，又臭！天呀！这是什么样的水？

解放都三十年了，人们喝的还是臭水沟的水！

胡国勋有了北山找水的实践，对这一带的水文地质熟悉。这里是乌鲁木齐河的下游，沿河两岸的污水任意排放，渗到地下，人们抽上来再喝。据化验：水的硬度达到42度（极限是25°），超限一半多。硝基氨（致癌物质）超限两倍，酚（消化道、肝、肠、胃、肾及无名神经致病物质）超限16倍。但是好水哪里有？瀚海明珠的乌鲁木齐市日供水需16万立方，但是实际才8万立方，尚缺水一半哪！

怨谁呢？谁也不能怨！解放仅仅30年，党把一个又脏、又破、又小的迪化，建设成为花园般的现代化的繁荣幸福的边疆名城，不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！要怨就怨旧社会的

底子穷，怨“四人帮”的十年浩劫，目前政府有限的财力对郊区建设还难以顾及。胡国勋问自己：我作为一个公民，一个地质工程师，党和人民给了我知识，难道我不应当为国分忧？为了两岸五万居民，为了后代，我应当帮助政府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。

提起“责任”，胡国勋愣住了！我是谁？我是煤矿的地质工程师，我的岗位在煤矿，政府和居民的事我咋管得了？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啊！他踌躇了。

他立刻去找矿党委，矿党委马上支持了他。

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提出引水方案，打井吗？周围已无饮用水，只有引水磨沟的泉水，然而它是瀚海稻乡米泉县的农田灌溉水，引来吃，必然发生与农业争水的矛盾。闹崩了，给戴一顶“破坏工农联盟”的帽子，谁受得了？只有打井换水。那么这又不是煤矿一家事，能办到的事必须由两岸28个单位共同协商才能解决。难呀！28个单位就是28条心。千难万难，难的还是一位煤矿工程师办的是一件本职工作以外的事！

时机终于来了！1979年5月，自治区召开了环保会议。本来是讨论水磨沟区的污染问题的。不识时务的胡国勋却动议解决沿岸居民的饮用水问题，并抛出一项打井换水方案，竟立刻得到沿岸28个单位的全力支持。胡国勋趁热打铁，递交了一份《打井换水地质说明书》。

环保局长看了摇了摇头：“难呀！难呀！我们是个环保监测单位，无权过问市政建设。”

胡国勋日盼夜想，一气等了三个月。8月，自治区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召开了。这可是替各族人民说话的一个极好

的机会，绝对不能放过。胡国勋东奔西走，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联合水磨沟区12个单位，向本届人大大会联合起来旧案重提，他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这一迫切要求。

但是谁能料到，这样一件为民造福的好事，竟也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诽谤。

一位原造反派的小头目，向老胡白一眼说：“工程师高升了！手伸得太长了吧？”

胡国勋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。煤矿的庙小了，供不起你这尊大佛，竟冒充起人民代表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胡国勋气极了：“你……”旋即冷静下来，这种人宁愿喝污水，让污水腐蚀他的内脏，也不愿让别人拯救他，这就是响当当造反派的“本色”！

妻子沉不住气问丈夫：“你是人民代表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是政协委员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么你是党委书记？”

“问得真怪，我连党员都不是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管这些闲事干嘛？”

闲事！”胡国勋立刻跳了起来。这个平素温情脉脉的丈夫，今天居然发火了！“我……我能昧下这颗心让五万人民去吃污染的水？”

妻子沉默了。

一天，人大常委会果然召见了胡国勋，

一位精明而魁梧的维吾尔族干部使劲握住胡国勋的手，

说：“谢谢你！谢谢你！你的设想太好了！”这位干部顿了顿：“不过，目前国家的财政……”

胡国勋马上站起来回答：“建设资金由28个受益单位联合筹集，预算116万元，不动用国家一分钱。”

“施工力量呢？”

“也由28个单位抽出人员联合施工。”

“那么水源勘测，图纸设计呢？”

“一概归我负责。”

“好！”这位果断的负责同志立刻在文件上签了字。

握着这份批件，胡国勋兴冲冲来找建委。

建委大楼一位仪表堂堂的干部问他：“水源地勘探资料有么？”

“有——不全。”

“设计任务书有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仪表堂堂的干部挥笔批道：“违反基建程序，设计院不予设计！”接着慢条斯理训起这位来者。“搞四化要克服游击习气，第一年勘测设计，第二年组织施工，第三年竣工供水。”

胡国勋兜头被泼了一盆凉水，心里凉了半截。焦急地甚至用央求的口吻：“同志！我们喝了二十多年污染过的水，那里的群众一天也不能等待了！只能打破常规，把勘测、设计、施工一并进行。当年勘测，当年施工，当年供水。只能突击，不能久拖。”

仪表堂堂的干部一挥手忙着去接电话了。

不识时务的胡国勋两腿突然象灌进了铅。

在环保局的支持下，28个单位的供水工程终于在1980年